

Keelung Tower

基隆山海城串聯再造計畫工程

AxB Architecture Studio
Keelung City, Taiwan

邱文傑建築師事務所
基隆市，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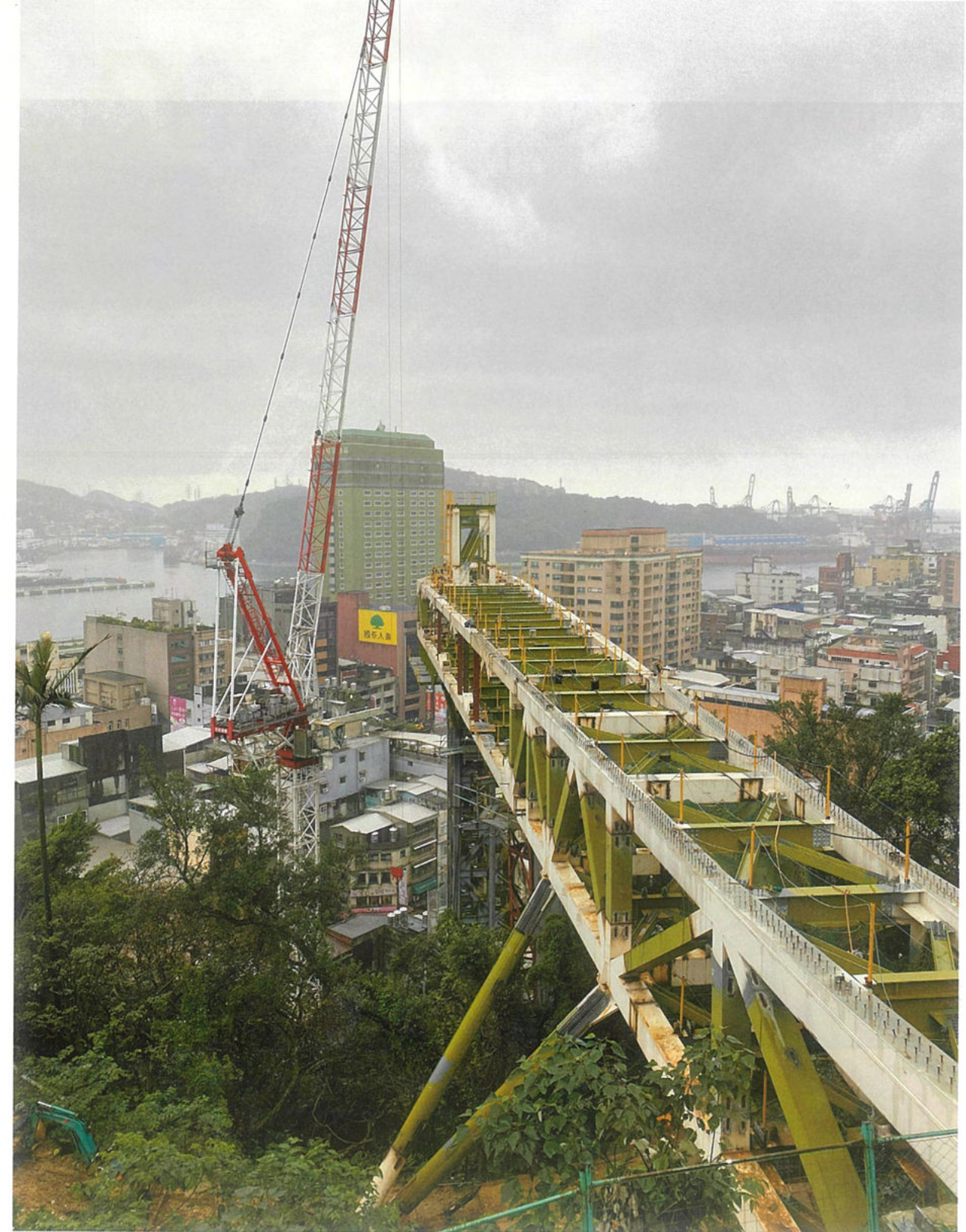




Keelung is a city by the harbor. It is a city interwoven with winding roads and rolling hills. It is a maze-like city with complex lanes and hidden alleys. The entrance to the "Bridge Tower" is hidden within the alleys and lanes of Keelung. It is a vertical shortcut that brings pedestrians up behind Zhu-Pu Altar which sits on top of Hope Hills. The Tower is a convenient path for tourists and residents to climb up and down the mountain and will certainly become an important attraction to see the city,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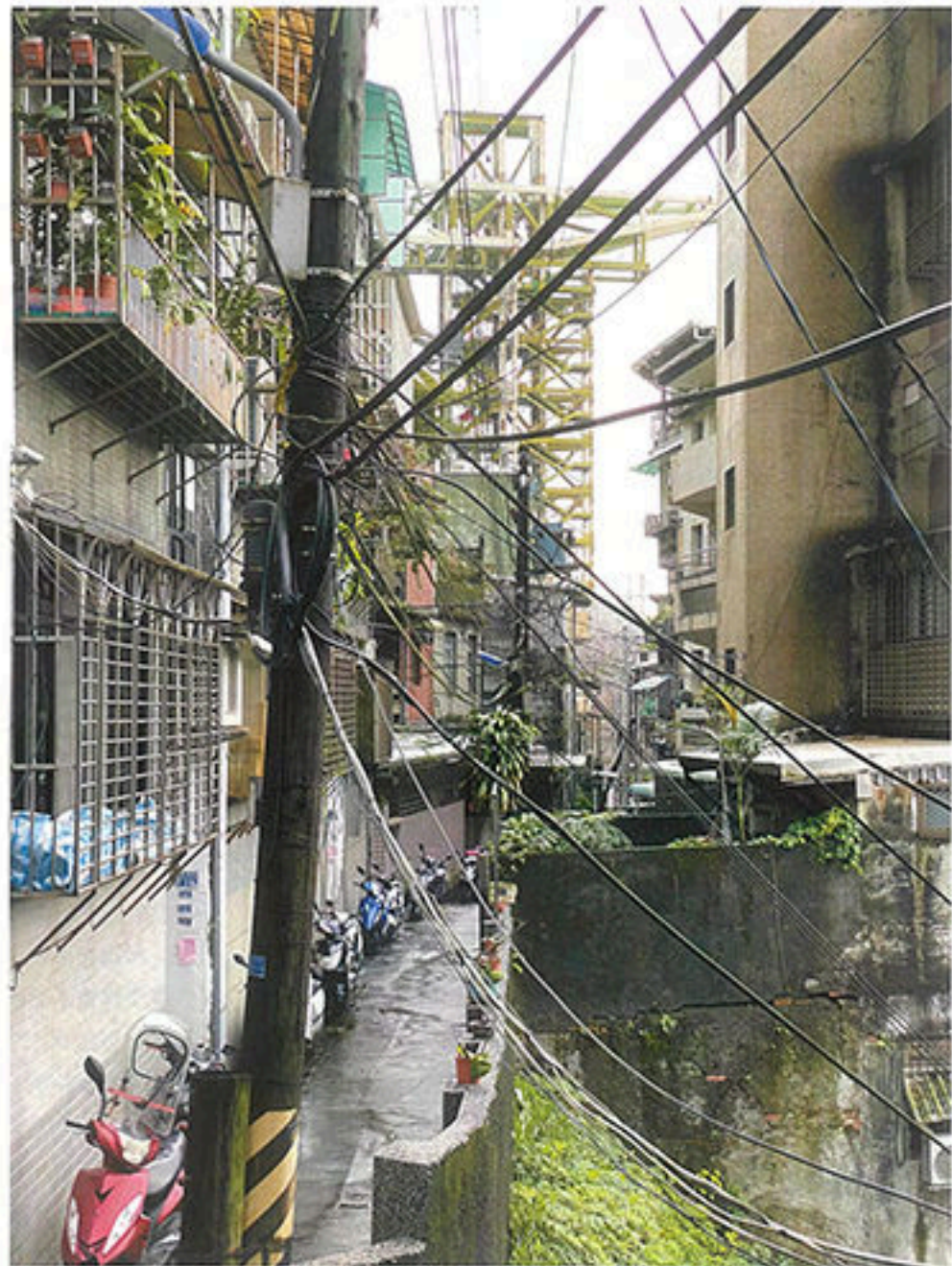
The mountain and sea, or nature and urban, is directly

connected by a vertical shortcut and a horizontal walkway. Through this interface, residents of Keelung are able to see a new facet of their city, and tourists will be able to learn about the history and vibrancy of the harbor city. The mountain represents Zhupu Altar, while the sea represents Keelung City. If these two entities are defined by A and B, then the interface (the Bridge Tower) between the two is X. Our inspiration for the Bridge Tower comes from the nearby cranes which line Keelung Port. One construct delivers goods into the city, while the other transports people upon the hill.



There is a sunny triangular plaza amidst the winding roads and mountainous city of Keelung. A curved but gentle slope guides us into this hidden lot by the foot of the hill. The void space alleviates the tensions of the city, yet simultaneously it contains Keelung's vigorous energy. On the weekends, the roar of a market can be heard, and on weekdays, there is not a soul to make a sound. The renewal of the urban identity begins from rallying crowds to form a creative force. This project symbolizes the vigor found in a postmodern harbor city.

A horizontal city museum is suspended fifty meters high above ground. Its scenic windows are set an angle to face the different sights of Keelung. Some popular destinations such as the Big Buddha, the cruise ships by the harbor and the rolling mountains to the South East of the city are able to be seen from this vantage point. We attempt to capture and condense the best sights of Keelung within this suspended gallery.



基隆一港口之城，是由山與海以及蜿蜒的道路交織而成，是一座城市中潛藏著複雜巷弄的迷宮。「基隆塔」亦可視為一個捷徑，隱身基隆巷弄之中，垂直串連至希望之丘上的主普壇後院，希望能成為基隆市民及觀光客上下山的便民立體豎道，同時也將成為觀山、看海、讀城之重要景點。

垂直豎道與水平廊道，簡單有力的連結山與海、自然與都市，透過一個媒介讓基隆人重新認識基隆，同時也讓旅人認識這充滿歷史與活力的港都特色。山為主普壇、海為基隆市，二者若以 A 和 B 代表，X 則為似塔似橋的串連媒介，透過垂直豎道將人帶上水平通廊再接至主普壇後方。此發想來自基隆港隨處可見的起重吊車，一座運送貨物至城市，另一座則將人潮引至山上。

山腳下的陽光三角廣場，是阡陌縱橫、盤根錯節的基隆山城中的一隅空白。透過一段曲折但緩和的坡道，將人潮帶進隱匿於都市中的小廣場，享受山腳下的天光，空出一座留白的廣場，容納著基隆生猛的都市能量，不管是假日的熱鬧喧囂、或是平日的寂靜無聲。集結地方創生的群眾之力，由下而上的更新都市容貌，將後現代港都的活力抽象化，成為一席都市的喘息之地。

而懸於五十米高空的水平段為一座城市展覽館，準確的框出基隆的各個景點，如佛陀、郵輪以及城市東南方的山群。透過觀景窗面向的不同角度，我們企圖將整座基隆的精華濃縮在此。

王：請教基隆塔的源起，以及如何選址基地？

邱：基隆塔的題目主要是把希望之丘、遊輪碼頭和城市中心區連接，如果將希望之丘視為一條山脊線，有主普壇和大佛廣場兩個重要的地標，主普壇相對大佛廣場較有機會連接到山腳下。選址就是實際面對各種限制和公有地的條件，找出最適當的答案。最後落腳在舊警察局的土地上，有些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味道。警察局拆掉後的基地幾乎和義二路呈四十五度角，一半給自然、另一半給建築。它也是一個在常民生活的街廓內。在排骨飯、旗魚羹、獎券行和雜貨店構成的十字路口旁的巷弄內。會讓人從城市轉進去時有一種驚喜的感受，可能也有些超現實的未來感。

邱文傑 × 王增榮 × 吳耀庭 Wen-Chieh Chiu × Tseng-Yung Wang × Yao-Ting Wu

王：基隆塔的落點，似乎有要把都市中心和周邊聯繫起來的企圖？

邱：其實就是像下圍棋一樣，下一個子，一個點。希望夠準可以擾動人潮，可以更方便的藉由這個點到其他地方去。其實像是一個重要的要塞，打通穴道讓基隆的血脈更舒暢。破題就是關於連接，並不當成一景觀橋看待，而是將它拆開成兩件事：垂直的塔回應都市，水平的橋則回應廟。基隆塔看起來是一座兩點支撐的構造物。以配置圖來說，它是落了一個點在都市環境中，但拉近時會發現其實是兩個點。有兩個點之後，我畫了一條線，線自然有兩個邊，各自俯看不同的基隆城市景觀。這也是我們的幾何操作邏輯。

吳：這兩邊的想像是什麼？

邱：一邊是城市、一邊是海灣，海灣可以看到橋式起重機，我的靈感來源，一邊俯看微笑港灣及平視太平國小之人文地景。

王：相對於你以前的作品，如果「山屋」可以回應臺灣的屋頂增建，其實它形式上沒有那麼具體，这一次的基隆塔在象徵的意象上會比較直接。

邱：屋頂是有些動作想超越屋頂，比如天燈及公共藝術「洄」。但「洄」後來尺度太大，挪到一樓三角廣場，屋頂除天燈外就是梯燈、水塔和避雷針，尋常之物，留白給城市風景。不太想要再有太新奇的物件東西，塔本身已經夠強大了，基隆也已經夠多東西了，所以我其實做了老半天，是想繁衍載物的橋式起重機成載人的機具，概念上沒太大意圖自創新的型式，是內造（內部創造）。王：閱讀你的過去設計，你對於表現鋼構似乎情有獨鍾，是否因為相對混凝土的形態，鋼構可以更呈現輕巧？

邱：建築虛實的零和思維。虛體是我起心動念的開始，以盒子空間來說，玻璃和鋼構具有穿透性和模糊感，所以對我來說適合。我的心聲覺得臺灣的空間是灰色的，它不那麼絕對，會在虛實兩個空間之間互相滲透。但如果都是玻璃和鋼構也很累，所以在「山屋」那時候，我反過來為了強調主體，下定決心不要用玻璃，才會加金屬板；基隆塔也有這樣的思考，比如瞭望塔橋本身是實體

和虛體共存（鋼板 vs 玻璃）。垂直動線則是鋼構，玻璃和金屬紗網，企圖表達輕的也具穿透性的特質。到了基座才又回到混凝土塊體呼應山腳下的水泥叢林……

吳：除了灰色空間的思考外，你會在純物質性和構造性的層面做建築嗎？

邱：雖然我樂於構築，但也擔心構築會干擾空間。當構築性自我的存在感過於太強大時，構築會反客為主，讓建築與空間被弱化，而且一般老百姓也不會有感，只有我們建築人很愛，我雖然也超愛，但是我花了一二十年把它弄得越來越模糊，為什麼？你要聽老百姓的聲音，要不然每次我做完，我媽媽說你在做什麼？我這A加B加C加D之後這樣、那樣，她哪聽得懂？

吳：那你有想過回到幾何或實體性的建築嗎？

邱：但如果單純做很實體的東西，還是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王：為什麼？

邱：因為看不到我認為的臺灣文化。這和成長背景有關，我受巷弄文化的影響，我認為主體就應該是虛的，但要比妹島和世的透明空無，更混合和有機。現在似乎鎖定那是我的建築基因，所以原則上創造都往這方面去思考，這不意味我必然都要做鋼構，但我相信空間的本質應該是那樣。

王：所以你的核心觀念，來由人際交織所形成的模糊空間。這樣的空間體會是你現在做設計的方向？

邱：已經這樣做了很久。但不是要混合、混濁，反而是要清楚的東西。所以事務所才叫做A×B。我一直認為過多的混合太恐怖了，像在夜市要和蒼蠅為伍，也不在乎一旁就是瓦斯桶，照樣吃得很爽……。其實這樣我不太贊成，可以偶爾為之，但不能是常態。這就是我一直在講的，有一點距離的美感。

王：所以你的美學是觀念性的？

邱：對，舉例來說 Rem Koolhaas 的北藝中心也會面臨一模一樣的問題，從大廳的橘色通道往上到餐廳再坐電梯下來，其實就是在挑戰這種距離關係，很冒險、也不一定成功，又會面臨管理的問題，儘管這是一個很棒的想法。而人際關係的完美狀態好像都有一種不那麼絕對的關係，A與B永遠是不同的，所以A和B之間的介面千變萬化。儘管北藝中心會因為管理的問題備受質疑，但我還是很喜歡這個案子。我一直覺得臺灣太熱鬧了，很多事都混雜在一起，很恐怖、且空間品質不見得好，有時必須切斷才會自由，視線穿越、但身體不可到的時候才會美麗，這是我一直在提倡的，要有一點距離。

王：你想像中對空間的體會是從實體到虛體，我覺得滿有趣的，其實你關注的空間並不來自建築內部，反而是都市空間中那種人際相互流動交融的關係，你將那樣的關係變成建築空間。這個案子對於構築的部份，雖然是外表看起來很單純的結構行為，但它本身已經完整貫徹了所有建築的「敘事」意義。

